



## 交响

◎陈顺源



## 母亲的招手

◎钱泽麟

想不到饰演关羽老爷的陆树铭还创作并演唱了脍炙人口的《一壶老酒》！据说他是为2021年仙逝的九十二岁老娘写的。且听几句：“喝一壶老酒 让我回回头 回头啊望见 妈妈的泪在流 每一次我离家走 妈妈送我出家门口 一步三回头”。

这首歌使我想起自己的母亲，想起了母亲曾经的招手。

首次招手，我十二岁。我要去打工，母亲送我出家门口。那时我成绩不好，不想上初中了。当时唐闸镇想办医疗器械厂，大队人马已去上海学习。母亲即与镇上领导说好，让我暑假期间去上海学徒做注射针筒。她说：“我十一岁就做童工了，再说社会是个大课堂，让你锻炼一下也好。也许你会回心转意呢。”到了位于江宁路的医疗器械厂，做了没几天手上就烫起了血泡，钻心痛。想想还是上学好啊！好在个把月学成归来，正逢自然灾害初期，厂还未办，就下马了。看来能说服人的可能不是道理，而是南墙。

再次招手，我十六岁，要去参军，而且是体育兵，母亲送我出家门口。我学打乒乓球比较晚，比我大几个月的蒋德才已取得全市冠军，比我小两岁的张俊发也是市少体校的主力队员。在他们两人带动下，我天天夜里到唐闸俱乐部练球。有几天夜里没去，母亲问我什么原因。我直说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欺人，把我的乒乓球都敲坏了。母亲一听即拉起我的手说：“走，我陪你去找他评理！怕什么？”母亲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我松开母亲的手说：“不用你出面，我

自己去摆平！”如果这次我不敢去俱乐部打球，或许就不会进市少体校，更不可能当体育兵了。

我刚退伍回来，母亲就注重培养我的生活能力。那时还没有自来水，母亲就买了水桶让我挑河水。这没什么，我在部队里扛过炮弹，肩上有老茧。母亲夸我挑水像挑花篮一样。由于母亲常接济农村同事，常把家里的肉票、豆腐票、煤球票给人家，使自家人多天不开荤，也没豆腐当肉吞。更难的是煤球不够烧，就不能煮饭烧菜了。于是母亲请人砌了烧锅灶，发动我抽空捡拾枯枝废木回来烧锅。直到现在，我看到包装快递的木料，还常有捡回家烧火的冲动。当年哪有啊！最尴尬的是让我买蔬菜。当时蔬菜是附近的生产队限量供应的，送到工房里来，排队每人限购一两斤。问题是排队买菜的大多是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大婆，且不断有人插队，我又不好意思阻拦，弄得常常空手而归。这叫我一个堂堂的退伍军人多难堪呀！最终想到一个办法：带一根绳子去，把排队人的篮子穿起来，我像一个流动哨，谁也不好插队了。终于买到蔬菜带回家，母亲直向我伸大拇指。

第三次招手，我三十六岁，儿子九岁，母亲要带弟妹搬家到新华二村。必须要搬家了，门口的防震棚房子拆掉，弟妹都结婚生子了。我当时已在报社工作，且参加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比较忙，真希望能晚点搬走。母亲看出我的不舍，便讲了一个故事：有个佛教徒在寺庙里竟然发现一个恰似观音的人在拜观

音！便问：“你怎么还拜自己？”观音答：“因为我也遇到了难事，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。”给我的启迪是：如果能拥有遇事求己的坚强和自信，也许人人都会成为自己的观音。我和母亲在家门口招手告别。

直至我六十岁退休，已搬到城里住，也有了自己的孙子，更加理解母亲的难处，每周都要去看望母亲。起初母亲还送我下三楼招手道别。后来母亲渐老，我便不让她下来了。未料，有一次我下楼后发现老人家竟在家中北窗向我招手，其实有栏杆母亲并看不到我。我赶紧上楼把她扶进房间。想想还不妥，万一我走后母亲还到北窗去送别怎么办？于是我让母亲到南晒台坐在椅子上，告诉她，我马上要从西边的大生路上经过。果然她站在晒台上向我招手。

“每一次我离家走 一步三回头 每一次你千叮咛 妈妈你拉着儿的手 每一回你万嘱咐 儿在心中留”。

九十八岁的母亲于2012年12月去世，至今已十年了，但她老人家打动我一生的话语和行为，不是醍醐灌顶般的硬性输入，而是和风细雨似的缓慢渗透，使我的人生长河能激起几朵浪花，才有了可回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。至今我还常去新工房、新华二村转转。唐闸运河的风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吹过，尚可见到炊烟袅袅，但不是我家的味道。我知道，魂牵梦萦的故乡，是永远回不去了。

“一年年都这样过 一道道皱纹爬上你的头 一辈辈就这样走春夏冬和秋”。

## 举例

◎杨谔



与来人论文，我说小事照样能反映时代。找到了两个例子——

例一：因为疫情，学校要求把17、18周的课插在前面上完，于是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，我一共要上八节线上课。两个班，每个班连上四节。为缓解学生听讲的疲劳，我把“篆刻”那一讲安排了进去，计划由自己作十五到二十分钟的刻印示范。上午是定向小教数学专业，学委的名字很美，写成篆书后很好入印，因此上午的示范就刻了她的名字，整个过程花了十多分钟。刻的时候曾发现石料有杂质，行刀不畅，考虑到有几十双眼睛正盯着，于是装出不假思索的样子，顺势作了“技术”处理，钤出后效果反比预想的要好，有质朴、婀娜之美。刚下课，我就接到了学委的微信，在把我“捧”了一番后，“言归正传”：“非常荣幸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刻成了章，也是人生中一次独特的经历，我想斗胆问您讨要上课刻的章，留个纪念，可不可以？”

说实话，那方印我本想自己留着，狮钮印，章坯很漂亮。但学生开口说要，能说不给吗？于是爽快答应道：“可以。”

在给下午那个班示范时，我在示范刻印前就讲了上午的事，然后说自己这回想小气一下，为自己刻一方印，内容是“有风过”，朱文，自己留着用。

例二：某日，一作家朋友给我发来短信，问我愿不愿意用书法的形式为她写一句王维的诗：“桃源一向绝风尘”。

“桃源一向绝风尘”一句，出自王维的《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》，全诗如下：“桃源一向绝风尘，柳市南头访隐沦。到门不敢题凡鸟，看竹何须问主人。城上青山如屋里，东家流水入西邻。闭户著书多岁月，种松皆老作龙鳞。”几个月前，在妻子的支持下我把自己从日渐艰难的企业经营中解脱了出来，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杂七杂八事依然不少。之所以继续参与经营，是为了生存，为了活得有些尊严。索书的朋友贵为大学教授，每月都有可观薪水，有心思“寻隐”与“吟风弄月”，无法体会我等小企业主现今与“闲适”二字根本无缘的窘境。

几天过去了，我没有书写那句话的“欲望”，为了表明我没忘记此事，便问朋友那幅字什么时候要？答曰：“我不派什么用处，就是心喜。”又说，“后来也不知自己对不对，毕竟你和王维，气质完全不搭。”我答道：“都到了极处，就通了。”又过了几天，某晚独自喝了点酒，有了三四分醉意，突然来了书兴，立马铺上纸，把那首诗给写了。快结束时发现正文写了五行，最后一个“鳞”字没处安放。于是把“鳞”字的左右偏旁安排成上下参差，方才勉强挤进了纸张最左侧一狭窄的空白处。清醒后，看了几遍，觉得此作竟有几处字法甚奇，布局如山中润水，蜿蜒起伏，跌跌撞撞，顺势而下，至最紧密处，如水入潭，不慌不忙，大有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味道。

把作品拍照发给朋友，朋友两小时后回复。说才看到，眼前一阵乱，像李白不像王维，能不能再写张文雅一点的？最后提示说：“王维带点作的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明白了，写的时候想着你平时的做派就对了。”朋友说：“对的。”

讲完这两个例子，不待来人开口，我便问他：“从这两件小事中，你难道看不到眼下这个特殊时期的一丝影子吗？”

## 心醉

◎侯求学

今夜约吗  
揽湖边垂柳  
抚雕砌花栏  
盛满杯月华  
今夜约吗

今夜约吗  
我将蛙鸣塞进衣襟  
我将稻香涂满面颊  
擦干净这湖边的蚌壳  
今夜约吗

今夜约吗  
你来与不来  
我都在，莫说我未来  
就在今夜  
约吗

